

回归“生活世界”：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阐释与批判

任淑婷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2026年3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3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9日

摘要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后期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对欧洲危机的深刻回应，也是其现象学发展的逻辑必然。胡塞尔从经验实在与纯粹先验现象的双重层面把握“生活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深刻批判，指出其以数学化、理念化的方式排斥生活世界的相对性、拒斥形而上学追问并漠视人的价值与意义。正是这种对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导致欧洲的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胡塞尔提出回归生活世界，通过现象学还原，在先验主体性中重建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

胡塞尔，生活世界，欧洲危机，先验现象学

Returning to the “Life-World”: Edmund Husserl’s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European Crisis

Shuting Re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March 29, 2026; published: April 9, 2026

Abstract

The “life-world”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Edmund Husserl’s later philosophy, serving as both a profound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Europe and a logical neces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henomenology. Husserl comprehends the “life-world” on the dual levels of empirical reality and pure transcendental phenomena. On this basis, he delivers a profound critique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pointing out that it excludes the relativity of the life-world, rejects metaphysical inquiry, and disregards human value and meaning through its reliance on mathematization and idealization. It is precisely this forgett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fe-world that has led to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Husserl proposes a return to the life-world, aiming to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life within 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 through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Keywords

Edmund Husserl, Life-World, European Crisis,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胡塞尔将欧洲危机作为现象学的主要问题来探讨。他认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陷入片面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遗忘了生活世界的基础，从而导致人性危机实质上即理性的危机。先验现象学是普遍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胡塞尔提出，拯救欧洲科学危机的希望就在于回归和重建理性精神，追溯到客观科学的主观基础——生活世界，进而通向先验现象学，重新寻找和建构被遗忘的生活的意义。

2. 欧洲危机

2.1. 现实动因

胡塞尔后期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文明发生危机的时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尚未彻底摆脱一战的阴影，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陷入深重危机。欧洲社会的诸多问题与困境，使得欧洲人对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甚至感到绝望。胡塞尔认为，“在欧洲存在着一种统一的东西，这种东西也就成为他们将自己欧洲化的内因” [1]。因此，在他看来，“欧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统一体。在此背景之下，近代科学理性日益膨胀，深刻影响了西方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并成为当时主流的科学哲学观。

胡塞尔探究了欧洲危机的根源，并寻找克服这种危机的方案。他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导致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泛滥的混乱状态，而实证主义科学观偏离原初理性，使得人们远离生活世界，遗忘自身的存在及价值。因此，欧洲社会出现哲学危机和科学危机，从根本上也就是欧洲人性和精神的危机。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明确提出“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将关注转向生活世界。他指出，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与生活世界相关联，其危机并非源于其科学性，而在于其对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

2.2. 理论困境

“生活世界”理论是胡塞尔为先验现象学的唯我论困境提供的解决方案。胡塞尔最初开始现象学思考，是对流行的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在这一阶段，他主要将现象学规定在对意识活动及其本质的描述之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胡塞尔由本质现象学转向先验现象学。他指出，哲学“悬置”一切观念和理论，专注于纯粹意识现象，意识在流动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当意识行为发生时，我们能察觉到与正在进行意识行为的“我” [2]。在这里，“我”就是纯粹自我或先验自我，发挥的指向作

用是“意向性”。胡塞尔把先验自我确立为哲学思考的自明性开端，但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自我，难以确保意识流的同一性。因此，自我的证明成为问题，先验现象学不可避免地倒向唯我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胡塞尔意识到唯我论的困境，开始对生活世界的探究。

3. 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双重内涵

胡塞尔本人并没有为“生活世界”规定出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概念。他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与“生活世界”相关的概念，但其表述方式不一，有时也将其称为“周围世界”、“日常经验世界”、“实践的周围世界”等。直到《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中，这一术语才具有其现象学意义。依据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概念的各种阐述，我们可以领悟和把握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

3.1. 作为经验实在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首先是带有存在论意义的生活世界。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总是预先被给定的世界，它总是有效，并且预先就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而有效，但并不是由于某种意图，题材范围，或者按照某种普遍的目的而有效。每一种目的都是以它为前提；即使是在科学的真理中认识这样一种普遍的目的，也是以它为前提，并且已经是以它为前提；并且在科学工作的进展当中，总是重新以它为前提，作为一个按其自己的方式存在着的，而且是刚好存在着的世界。”^[3]在进行纯粹的现象学还原之前，生活世界是我们生活着的经验世界。这个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是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未经科学理论过滤的直接经验和实践的世界，存在于人们的自然态度中，构成日常生活经验的内容。生活世界与人的意识紧密联系，作为人们直接生活的原初世界而存在^[4]。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不仅仅是某个人的直接经验所构成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存在于“交互主体间”的世界，由众多主体相互交流、作用所共同塑造。

3.2. 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并没有停留在“日常的经验世界”。为了寻找绝对自明的根基，他通过现象学还原，回溯到一个更原始、更纯粹的直观领域，即作为先验现象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第二层内涵是先验意义的层面上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一书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世界”之前，应该还有一个纯粹的直观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世界未能完全摆脱经验判断，不能作为起源上最先被给予的“基底世界”。要达到真正的生活世界，就必须摆脱经验判断，达到一种本质直观的世界，即“原初的生活世界”。原初的生活世界作为“生活世界”的第二层，主要在于其明见性。这种明见性不仅在于单纯的直观，更在于直观的被给予性，也就是由意识的侧面显现或映射作用使得对象物得到充实，从而实现对象世界的构造。原初的生活世界在直观地被给予之中构造出一个人人们能够体验到的世界的历史过程。

4. 胡塞尔对自然科学的批判

在对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梳理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回应。他并非仅仅描述了欧洲危机的种种表象，还对欧洲自然科学进行了批判，从哲学层面揭示了欧洲危机的终极根源。

4.1. 排斥“相对性”

自伽利略以来，自然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物理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迅速发展，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日益理念化和技术化。自然科学对无限多的可能性进行理想性的概括，追求客观性真理本身。它运用数学

方法将自然理念化，通过纯粹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方法构造一般可能性的理念形态及无限的理念世界。它把世界和其中的事物全部解释为可以进行数学化的杂多(manifold)，将它们还原为诸多特性集合的交集，能够被测量、统计描述和验证[5]。通过设定“极限形态”的几何学方法，理念世界具有经验世界无法达到的数学精确性。在这种新的数学理念之下，自然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即在日常感性经验中的自然被理念化[6]。

在胡塞尔看来，“对于每一个‘客观真理’为主题目标的自然科学家来说，都具有‘单纯主观的相对的’印迹。”[7]生活世界作为众多主体相互交流、作用所共同塑造的“视域”，经验上显现给人类的对象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人们经验它们时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因此，生活世界总是被误解为主观、相对的意识世界或是感觉的感官世界。然而，生活世界的真理实质上在不断地生成变化中为具体的人而存在着的真理，任何已客观化了的世界，最终都必须被追溯到属于主观领域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在整体上属于生活世界领域，其追求的客观性正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的主观共识基础之上。因此，如果不承认生活世界的相对性，科学的客观就成了无源之水。

4.2. 拒斥“形而上学”

古希腊作为欧洲精神的“诞生地”，崇尚理性精神，并由此开创哲学与科学，形成区别于实践态度的理论态度。这种非实践的、普遍批判的理论态度，本质的特征在于批判的普遍性，即不承认任何未经批判的意见，始终处于追求普遍理念的过程之中。欧洲历史的内在目的就在于持续进行反思，并最终通过自身沉思来实现理性自身的目的。在这里，形而上学讨论的是作为目的论源泉的理性、自由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超出了由纯粹事实构成的大全的世界，比事实问题更重要。

胡塞尔认为，人类理性的发展是一个目的论的、历史的过程，形而上学是有关最高和终极问题的学问。人的生活不是既定现成的，而是朝着自身目的，在世界视域中历史地、自由地构建自身。在此过程中，生活的意义在历史中得以构成并不断积淀。然而，实证科学以一般自然存在物为研究对象，完全从朴素经验与传统出发，要求以实证方法取代抽象思辨。它将哲学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拒斥，认为其是总结各门科学知识的学问，只有建立在精确且有用的知识基础上，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实证哲学。这种素朴的、非反思的态度偏离了古希腊—欧洲科学哲学中的理性精神。

4.3. 漠视人的价值与意义

胡塞尔指出，科学所产生的“严格的科学性要求”将与生活世界相关的人性的以及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全都排除掉。对实证科学进行批判不是对其内在价值和有效性进行质疑，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到它们本身的意义的来源。

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奠基与自然态度之中，用理念化的自然取代直观的自然，以物体为研究对象，仅研究纯粹事实，不再承担追问普遍、无限世界整体的哲学使命。它排除一切主观因素，对人的意义、价值等主观维度漠不关心。这导致一切意义与价值问题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意义、价值、道德等精神内容物化，科学失去对生活的意义，人的生存意义这一根本问题在科学中沦为无关紧要的内容。欧洲社会的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欧洲人遗忘了作为科学世界根基的生活世界，也遗忘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与生存意义所在。

5. 回到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人类活动与科学的理论奠基。胡塞尔探究欧洲危机的根源，对科学危机进行批判，回溯到生活世界，向先验自我意识的先验还原进路。

5.1. 追溯生活世界

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胡塞尔指出，我们要区分科学理论所描述的“物理物”与我们直接体验到的感性给予物[8]，明确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在他看来，生活世界作为基础和源泉，出现在客观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之前，是一种“前科学”或“先于科学”的世界。科学上每一个特殊的理论构建要以它特定的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为前提[9]。科学理论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生长，是对生活世界某些方面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达，其有效性与意义最终要回溯到生活世界。科学研究的成果、意义、价值等原则上也只有生活世界中才能得到理解。近代科学试图超越我们与世界的身体性和实践性的相互作用，实质上就是抛弃和遗忘了自己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因此，为解决欧洲危机，必须从科学世界回到生活世界。

5.2. 本质还原

胡塞尔认为，想要获得先于一切世界而存在的生活世界，我们首先要对自然主义态度进行悬搁。悬搁是“一种从自然观点向现象学观点的过渡。它意味着使那个规定着自然观点本身的普全存在信仰(自然观点的总命题)失去效用。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在课题对象方面的理论成见也受到排除。”[10]也就是说，对自然主义态度进行悬搁，必须中止把世界当作任何确定事物所组成的自然立场，对其存在和存在的价值悬而不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摆脱先验自我的被动性综合，在素朴的经验中去把握它。同时，为进一步达到“世界”设定有效性的彻底排除，只剩下作为“本质先天”的“意义”，必须通过本质还原的方式来实现。胡塞尔指出，执行“本质还原”要通过想象的方式构造出对象的杂多变项，并关注这一被构造出的变项杂多性的整体，最终把贯穿于一切变项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规定性总和作为所有变项的必然内涵，即作为本质，而被直观到。通过“悬搁”和“还原”，我们将世界还原到前经验的明证性中，即回溯到生活世界借以预先给定的原初的自明性，在意识中把握真正普遍的和本质的东西。

5.3. 强调人的意义和价值

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由众多主体相互交流、作用共同塑造，个体世界都是意识世界的构造之物，是生活世界的各种表现方式。它以动态的“意识流”方式显现，对其动态性理解使得人们能够进入“意识构造”的视域。回归生活世界不是从感性现实出发归纳抽象概念，而是回到能够在意向流形结构中获得揭示乃至构造的原初经验[11]，从而建构出一个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价值特性和实践特性属于对象本身，对象的显现取决于主体的意识是否“切中”它。因此，生活世界达到意义的层次，能够挖掘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6. 结语

胡塞尔对人类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创立了现象学哲学。现象学哲学为现代人开启了重新赋予人生意义的广阔视野，使理性获得了坚实的支持，并使其本身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内涵。“生活世界”理论是胡塞尔留给现象学的最后一个核心概念。现代西方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不仅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危机的一种回应，也是人类理性面对现代人生存的困境的一种必然选择。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胡塞尔为后来的回归生活世界研究提供了理论渊源，影响了哈贝马斯、许茨、海德格尔等很多哲学家的哲学研究。哲学不再成为形而上的空想和玄思，而开始走向大众，走向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 [1] 胡塞尔. 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M]. 吕祥,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141.
- [2] 杨耕. 胡塞尔: 从先验自我转向生活世界——从马克思的观点看[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5): 44.

- [3]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58.
- [4] 李珍妮, 雷云. “教育生活世界”再诠释——基于胡塞尔文本理解的反思与构建[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6, 46(7): 4.
- [5] 道恩·威尔顿. 另类胡塞尔, 先验现象学视野[M]. 靳希平,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472.
- [6]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36.
- [7]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53.
- [8]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M]. 李幼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39-144.
- [9] 夏宏. 胡塞尔对阿芬那留斯“自然的世界概念”的继承与发展[J]. 学术研究, 2025(6): 31.
- [10] 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128-129.
- [11] 马迎辉. 现象学与虚无主义[J]. 文化与传播, 2024, 13(5): 108-115.